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钟海春 何龙群 吴尽昭 玉时阶

20世纪上半叶 瑶族调查报告文集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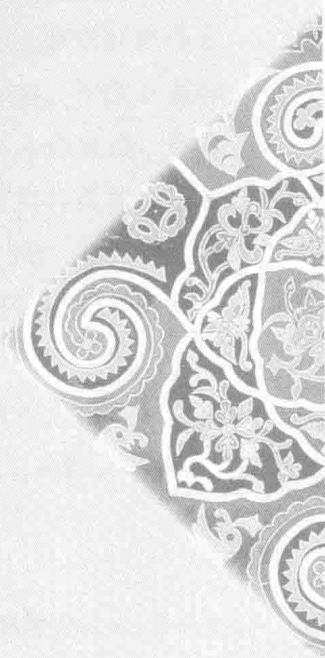
ERSHISHIJI SHANGBANYE
YAOZU DIAOCHA BAOGAO WENJI

民族出版社



20世纪上半叶 瑶族调查报告文集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上半叶瑶族调查报告文集/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12

(瑶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3054 - 2

I. ①2… II. ①瑶… III. ①瑶族—民族调查—调查报告—
中国—20 世纪—文集 IV. ①K28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668 号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13 千字

印 张: 16.5

定 价: 49.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054 - 2/K · 2280(汉 126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钟海青 何龙群 吴尽昭 玉时阶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本丛书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主 任：奉恒高

副主任：卢献匾 钟海青 何龙群 吴尽昭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韦树关 玉时阶 卢献匾 吴尽昭

何龙群 张有隼 奉恒高 范宏贵

钟海青 莫金山 俸代瑜 蓝怀昌

编者说明

在本书的辑录过程中，我们非常珍视 20 世纪早期的学人们克服困难，深入瑶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所保存下来的珍贵记录，力求使大家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当时学者们的作品风貌。由于受当时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个别文章中有一些歧视性质的词汇，为了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我们对其未作更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另外，原版的外国人名、书名等，译法与现在通用译法有别，为存原貌，也不作更改，仅在后面作注说明；“的、地、得”等副词用法、异体字、通假字等，一律未作改动；对于原文中实在难以辨别的文字以符号□代替。这些都请读者朋友留心。

另外，由于不知道作者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作者的授权及向其支付稿酬，在此深表歉意，还请作者或其家人尽快与我们联系，领取稿酬。联系人：玉时阶，电话：0771—3264263

瑶学丛书编委会办公室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瑶学丛书》总序

在《瑶族通史》即将出版的同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陆兵同志批准，由广西民族大学组织编写的《瑶学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海内外瑶族同胞的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1998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七年多的努力，通史初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将交付出版社印刷出版，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将出版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我经过这些年参与编写《瑶族通史》，深切地感到，瑶族的历史文化是瑶人的根，是这个民族的魂。在编写通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瑶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实事求是的挖掘、总结、梳理和升华，从中发掘瑶族文化的内在规律，建立瑶学的理论体系，是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族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编写《瑶学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瑶族的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

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我们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和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有待培养后继人才。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歧视，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但瑶族是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实行对外开放、与国外瑶胞开展文化交流的需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国外的瑶族有60多万人，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美国和泰国等地的人口较多。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这些瑶族都是明、清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在血缘、文化和思想感情上与国内各支系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居住在国外的瑶胞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常回国寻根问祖、旅游参观，频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互访活动。因此，在编写好《瑶族通史》的同时，编好丛书，让海外瑶胞了解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对促进国内外瑶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上的失误，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代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现在党中央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瑶族地区是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研究成果纳入《瑶学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对指导瑶族地区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瑶族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有组织、有领导地编写《瑶学丛书》，抢救瑶族文化遗产，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举措。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为瑶族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但是，《瑶学丛书》是一项涉及瑶族历史文化的系统工程。因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居住分散，资料欠缺，要实现编写丛书的目标，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参与《瑶学丛书》撰稿的专家、学者，必须根据《瑶族通史》提出的基本观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基本史实。正确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把握好瑶族同胞的历史脉搏、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要以扎实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把丛书编写好，让各方面都能接受，都满意。

本丛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安排的课题，得到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瑶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瑶族，还有汉族和壮族等其他民族，大家都踊跃撰稿，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民族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5年12月19日写于南宁

2009年9月19日于南宁修改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目 录

20 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	王晓莉 1
---------------------	-------

广西瑶族卷

《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	吴文藻 8
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颜复礼 商承祖编 16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	徐益棠 37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	徐益棠 41

广东瑶族卷

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	杨成志 56
广东瑶人之今昔观	江应樑 80
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	王兴瑞 107
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	江应樑 146
瑶人之房屋及工具	江应樑 173
瑶人之衣饰	江应樑 183
瑶人农作之概况	罗比宁 193
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	刘伟民 197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瑶山考察团日记	王兴瑞 240
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	吴文藻 250

20 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

王晓莉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山海经》中对五方之民各种习俗的记载就已初现端倪。而《礼记·王制》篇，更是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戎夷各族的习俗，从而揭开了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述和比较各族不同习俗的帷幕。此后，汗牛充栋的文献向我们展示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多民族丰富的文化事象与风俗习惯，其中也有关于瑶族历史渊源、风俗等的记录。珍贵的瑶族文献，记载了瑶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迁徙、物产与民风、社会生活与文化。这些记述多为辑录，虽有价值，但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瑶族地区全面研究则开始于 20 世纪初叶，与现代民族学的传入有极大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起源于西方，中国的现代民族学最初也是由西方传入的。”^①

1927 年之前，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在教会学校中任教的外国教师，也有部分归国留学生。外国人所做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和汉族地区。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关于各民族聚居地区的调查报告与著作问世，但多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撰写，没有对一个民族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随着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学者开始了对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从 1928 年开始的有关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开端。”^② 而此时的调查就涉及瑶族。

一、20 世纪前半期瑶族调查与研究的情况

瑶族分布在我国南方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相毗邻地区，而 20 世纪前半期对瑶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广西与广东两省。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1 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②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120 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1. 对广西瑶族的调查与研究

对广西瑶族的调查主要在瑶族分布地区，即西部的凌云和东部的大藤峡。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颜复礼与商承祖到凌云考察。1935年徐益棠、费孝通与王同惠分别进入大藤峡进行实地调查。

1928年7月22日至8月18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颜复礼与专职编辑员商承祖，随同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广西科学调查团，对广西凌云瑶族进行调查。他们将调查结果加以整理，写成《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专刊第二号印行。颜复礼、商承祖调查区域为凌云北部方圆七百里，包括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四个瑶族支系。涉及族称来源、居住情况、生产生活、体貌特征、服饰、风俗（婚礼、丧礼）、财产继承、祖先崇拜、巫术、结绳刻木、社交、歌谣、瑶头等各方面。记录了凌云四个瑶人族群的数量、身体各部、亲属关系、动物、一般物品等不同称谓，并比较了它们与泰族语言的关系，记录了他们的形容词、动词、短句子和瑶人之间相互的称谓。记述了凌云瑶人关于自己来源的各种说法，与广东韶关瑶族的关系。根据地名研究了瑶人的分布情况，并绘制了瑶人分布图。此次调查，他们拍摄了四个瑶人族群的各种照片共计76张，收集日常用品与服饰共计43件（套）。

徐益棠1933年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毕业后回国，在金陵大学任教。1935年他借到广西南宁参加六团体年会之机，进入广西象平瑶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内容细致而全面。此后，他陆续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文发表，主要有：《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②、《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③、《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④、《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起居》^⑤等。

徐益棠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分神话、庙宇及祠堂、敬神及请神、请神唱辞、法具五个部分，详细介绍了象平瑶民宗教世界的一般情况。《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则详细记录了象平瑶民的占卜及过程；用于驱鬼、结婚、建筑修造、旅行等用途的符篆，以及禁忌等，并应用人类学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记录了瑶民口头流传的不成文法与口述和记录的大瑶山“石碑规矩”，对比了各种“石碑”

①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载《边疆研究论丛》，民国三十年（1942）。

②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卷，1941。

③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载《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1）。

④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二期。

⑤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起居》，载《边疆研究论丛》，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三年（1943—1945）。

的同异，并将之与布朗族、非洲南地人、非洲通加人与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进行对比研究。《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与《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起居》则为我们展示了象平五个瑶民支系即茶山瑶、花蓝瑶、坳瑶、板瑶、山子瑶的村落分布、社会组织、人口状况、人员构成、日常饮食情况。

1935年9月18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南宁，10月18日进入大藤峡瑶山进行调查。王同惠先后在象县东南乡（今属金秀县六巷乡）的六巷、古陈村等花蓝瑶和坳瑶地区进行社会组织调查；费孝通则分访各村，进行体质测量。12月16日在转移调查区域时，费孝通和王同惠迷路，费孝通受伤，王同惠出林呼救，不慎跌入山谷遇难，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在田野调查中死难的第一人。费孝通根据王同惠调查的遗稿，编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全书除吴文藻先生导言及费孝通所做的编后记外，共分为家庭、亲属、村落、族团与族团间的关系四个部分，共六章。对花蓝瑶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婚姻形式、生育习俗、儿童养育、男女成人礼、丧礼、经济生活、居住、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人口、石碑、神庙与信仰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分析了大藤峡内五个族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互动。

2. 对广东瑶族的调查与研究情况

对广东瑶族调查最早是在1910—1911年由德国传教士F. W. Leuschner进入乳源进行考察，随后进行的四次调查主力都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分别是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容肇祖、商承祚对乳源、黄茶坑考察；1930年生物学系与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方桂博士对北江瑶山考察；1936年杨成志教授带领学生组成的北江瑶人考察团所做的民族学调查；1937年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担任该团民族组的主任，负责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研究瑶族的风俗习惯，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江应瑾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①。资料保存比较完整的是1930年和1936年所做的调查。

从1928年开始，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希望详尽调查华南生物分布情况，开始对广西、广东展开生物调查。至1930年3月15日，理科生物学系瑶山采集队一行12人开始对广东北江瑶山（分属曲江、乳源、乐昌）进行调查，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方桂博士随行，准备对瑶人语言进行系统研究。4月15日他们撰写了《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记述了入山经过、探访情况、动植物情形，以及当地瑶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状况、瑶练、服饰、言语、歌舞等情况，并记录了他们的一首“种田歌”。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178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1936年11月12日至17日，国立中山大学杨成志教授带领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镞及该校文学院史学系学生罗比宁、李秋云、刘伟民、宋兆联等八人组成北江瑶人考察团，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民族学调查。事后写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作为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三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6月出版。其内容主要有：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Introduction》（英文）、《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江应镞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广东瑶人之衣饰》；王瑞兴的《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考察团日记》；罗比宁的《广东北江瑶人农作之概况》；刘伟民的《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等共11篇文章。对分布在曲江、乳源、乐昌的瑶人历史、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房屋与工具、农作、瑶人的衣饰、传说与歌谣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与分析研究。

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一文分导言、人种的与史地的瑶人地位、瑶人的文化现象、瑶人的体质型与结论五个部分，对瑶人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研究。江应镞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一文梳理了古今文献关于瑶人种属与来源的记载；大致描绘出瑶人的地理分布、全盛时期；探讨了历代政府的治瑶政策；瑶人的汉化与消减；在文章的最后，对瑶人今昔生活进行了对比分析。他的《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一文分前言、瑶人的神庙、瑶人信仰中神之分析、巫师及宗教法事、魔法卜占及民间信仰和结论六个部分，对瑶人信仰的神灵与宗教仪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尤为可贵的是保存了大量瑶人宗教经典。《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广东瑶人之衣饰》两篇文章详细记录了瑶人的房屋的种类、房屋的建筑及材料、屋内的一般陈设、日常用具与工具、道路与桥梁、服饰的质地与服饰的一般习俗、瑶人男女之服饰、特种服饰、服饰上之花绣等部分，并附有大量的照片与手绘插图。王瑞兴的《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与罗比宁的《广东北江瑶人农作之概况》记录了瑶人主要农作物品种、男女的分工、农具、畜牧、渔猎、手工业、交易情况，同时介绍了瑶人家族、姓、村、私有财产与贫富、婚姻制度、图腾遗迹。配有照片与插图。刘伟民的《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一文，记录了北江瑶人关于祖先来源、种族迁徙、歌王刘三妹的传说以及26首歌谣，并对收集到的传说与歌谣进行了分析。王瑞兴《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考察团日记》本着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种工作的注意和想给后来欲去瑶山的人尽点向导责任的目的^①，对他们此次瑶山之行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

^① 王瑞兴：《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考察团日记》，3页，载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

录，为我们保留下那时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珍贵资料。

二、20 世纪早期瑶族研究的特点、成就与局限

20 世纪早期对瑶族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瑶族聚居的广东、广西两省，从事调查的主力是中国人。这些中国学者多受过专业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训练，其中一些为植物学家与地质学家。其主要特点如下：

1. 调查者受过现代学科训练

对广西、广东瑶族聚居区较为翔实的调查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调查者在从事田野调查之前就已经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如徐益棠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费孝通与王同惠是在燕京大学接受了社会人类学训练后，抱着“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的想法^①，进入瑶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杨成志指出，北江瑶山的调查“目的为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同时希望“若能够用多少精力与时间去发现一个未知而窄小的‘文化区域’（Culture area）便可推出其他在历史进程上或地理限制上呈出相似的一切族团的全面类型”^②，因此，他们的调查是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出发，资料系统而全面。

2. 调查者深入瑶族地区，掌握第一手资料

这些学者在学习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后，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此，他们不辞辛苦，深入瑶族地区，从基础资料收集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与文化进行研究。当时瑶族聚居的山区地势险峻，危险重重，作为“中国做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女子”王同惠就牺牲于瑶山中。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记录下大量瑶族社会物质与精神各方面的资料，为瑶族研究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为瑶学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量翔实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瑶族的宗教信仰、生产与生活、衣食住等各方面状况。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自己所学的人类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有的学者的调查集中的问题比较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

3. 瑶族调查中的多学科交融

对广东、广西瑶族的调查由于调查者来自于各个学科，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调查过程中对不同领域分别有所侧重，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社

①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6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杨成志：《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1~2 页，载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

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的交融。有对瑶族语言、歌谣与传说的研究，也有对瑶族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生产与生活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收集了瑶族日常生产生活用品。20世纪的前半期正是瑶族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调查资料全面反映了当时瑶族社会状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瑶族社会不可缺少的参照物。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还注意梳理文献中有关瑶族的记载，并将之与实际相联系进行分析。

4. 调查时间短暂

20世纪前半期的瑶族调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调查时间往往过于短暂。如杨成志等人对北江瑶人地区的调查仅有6天；徐益棠的广西瑶族调查也是借助于开会的间隙；颜复礼与商承祖的调查不到一个月，即使在瑶山调查时间最长的费孝通与王同惠也只有三个月。而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活动是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志的撰写，进而验证某种理论假设。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前半期的瑶族实地调查与研究，囿于时间的短暂，其主要贡献更多的是一种资料的保存与初步的分析。

苗族、瑶族、侗族、仡佬族

苗族

广西瑶族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花蓝瑶社会组织》 导言

吴文藻

这是一本广西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研究专刊，可以说是用我们所谓“功能法”来实地考察一个非汉族团的文化的某一方面的一点收获。这种工作，我们曾用一个新名词来表述，称作“社区研究”。我们虽已屡次作文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①，介绍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②，并且还讨论过社区研究的实行计划^③，但常苦于没有这种专门研究专刊的实例，可以贡献给对于社区研究有兴趣的同志。现在王同惠女士费了她的生命给我们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成就，社区研究有了这一实例，将来继续工作自然比较容易了。我自然极愿意在这专刊之前作这一导言，一则代编者追述使他痛心的研究经过，并且借此机会把上述几篇关于社区研究的文字，择要录下，以备读者的参考，再愿略述非汉族团的调查和研究对于我们国家前途的重要性。

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庭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学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Le P. L. 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整理完

①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北平晨报》1935年1月9日社会研究66期。

② 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1期，第7至20页。

③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5月6日社会研究复刊第1期。